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一个人的远行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个人的远行

裘山山

一个人的远行

裘山山*

2000年深秋，我去大凉山体验生活，我们军区部队正在那里进行“高原——2000”的军事演习。由于演习阵地地处大山深处，条件很艰苦，且整个野战村里几乎没什么女人，洗澡就成了大问题。我和我们军区的另一个女作家王曼玲正为此发愁呢，忽然就遇见了张可。

张可一身迷彩服，佩带中校军衔，英姿飒爽的样子。她一见面就拉着我们的手说，听说你们来了我太高兴了，走，我带你们到县城洗澡去。她的脸庞红扑扑的，眼睛发亮，笑声朗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可以用神采奕奕来形容。与一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的她相比，简直有了质的改变。

第一次见到张可，我并没有对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当

* 裘山山，女，1958年生，浙江杭州人，现任《西南军事文学》杂志主编。著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等。本文原载《解放军文艺》2002年第3期。

时我去她所在的装甲团办事，到中午吃饭时她出现了，个子小巧，皮肤白里透红，还留着披肩发，看上去年纪根小，像是哪个团领导的女儿。团长给我们介绍说，这是张可，我们团的张副团长。我知道团长那带有重音的介绍，因为她是名人。我也早在很多年前，在她还不是副团长的时候就知道了。但如同所有的名人一样，伴随着事迹流传的肯定是非议。那时她几乎不说话，也不喝一滴酒——团长和其他几个团领导都护着她，替她挡酒。她默默地吃饭，眼神里藏着谨慎。

当时我想，这样一个女人，除了被大家保护着宠爱着，还能干什么呢？尤其是在这样一支野战部队里，能干什么呢？可她为什么非要下部队？是出风头吗？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她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否定。

但这次见面，张可的变化让我对她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想，是什么令这个女人不一样了呢？爱情吗？

我们一起去了县城，张可一直说说笑笑的，很开心的样子。是因为和我们熟悉一些了？还是因为在异乡遇见了朋友？或者说在男人堆里遇见了女人？我们一起吃饭时，她依然不喝酒，但很随和地端着饮料与人碰杯。这让我意识到她确实变了，她的身上洋溢着一种自信和自豪。因为自信，人也更加美丽了。女人的柔美和军人的英姿和谐地统一在了她身上。

我想这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尽管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甚至是不被世人认同的人生理想，却终于得以实现了。她曾是全军惟一的女作战参谋，以后又成为全军惟一的作战指挥专业的女硕士生，现在又是全军惟一的野战部队的女副团长。

从她现在的精神状况看，她这个副团长一定是干得很出

色了。

后来我得知，她的自信和快乐果然是来自事业的成功。当然，也有爱情。

张可原本可以做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以她的容貌和家庭出身，以她的智力和性格，她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幸福，走一条十分平顺的路。她 17 岁入伍，在军校读书时就当了班长，带出了一个优秀班；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所有课目的平均分数是 97 分；然后她顺理成章地做了一名药剂师，穿着白大褂穿梭于药房；她是个好药剂师，不但完成每日的工作，还研制出几种中草药药剂。在那个期间，她还被成都军区评选为优秀青年，参加了一个优秀青年夏令营。真是风华正茂，追求者无数。她本可以这样一帆风顺地走下去，事业有成之后就结婚成家做母亲，过那种许多女人都向往的幸福生活。

但她却放弃了，别人是弃难就易，她是弃易就难，选择了一条异乎寻常的道路，一条没有同伴的道路。她从此改变了自己的航向，将人生之舟驶进了险象莫测的没有航标灯的海域。

一个女孩子，一个娇小的女孩子，一个上有哥哥姐姐的家中么女，竟然选择了军事研究，而且还不满足于研究，还要实践，要带兵。怎么想都让人觉得不解。张可说她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对军事的那种迷恋，她说就像人抗拒不了地球的吸引力一样，她也无法抗拒军事对她的吸引力。

当然，一定要找原因也是可找的：她的父亲是个老军人，

戎马一生，建立过无数功勋；母亲也曾是女兵；两个哥哥均是我军优秀军官。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张可告诉我，就在那个优秀青年夏令营里，她认识了几位立志为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的优秀青年军官，他们的理想和热望极大地影响了她，将她深埋在心底的种子唤醒了，迅速冒出了新芽。

但即便如此，凡见过她的人都还是无法相信，这么个娇小的漂亮的女孩子，从事军事研究？操枪弄炮？带兵打仗？不可思议。

觉得不可思议的人里，也有我。

我私下里想，是不是她觉得这事情好玩儿？时髦？新鲜？就如同有些女孩子把写作当成一件好玩儿的事一样。

但渐渐地，我改变了看法。

因为那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从一开始就不好玩儿。

还在当药剂师期间，张可就开始了她的军事研究。她当了八年药剂师，就读了八年的兵书。女药剂师嗜读兵书，当时成了一个奇闻。那些兵书仅看书名我都觉得枯燥，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富勒的《西洋军事史》等等，而她竟然啃了近 2000 册，光是摘抄的笔记就有 80 万字！

还不仅仅是读，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日读万言书，夜写千字文”。读了之后她就开始写了，陆陆续续发表了数篇军事论文。最让人吃惊的是，在她 28 岁那年，她完成了一部军事理论著作：《西方军事思想史概论》，足足 32 万字！

我想讲一个细节来说明张可的付出。就在当药剂师的那些年，她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她自己规定的）读完那些生

涩的兵书而又不影响本职工作，就利用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来学习。又为了不影响同屋的人休息，她就在药房里搭一张行军床。八年时间里，她竟然每个晚上都用来读书了。她本是一个很喜欢看電視的人，喜欢看外国电影也喜欢看音乐舞蹈。她母亲知道这一点，就买了一个电视机送到她的单位上。但张可为了管住自己，竟然把新电视机封存在别人那儿，不开箱。等数年后她完成了那本著作再取出电视机时，发现电视机已经坏了。

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想我肯定是做不到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为哪件事，包括写作，下过这么大的功夫。所以有人说张可走到今天是运气好，我怎么也不能同意。

但这仅仅是开始。八年后，张可凭着她的著作和论文，也凭着她的痴心和热情，成为野战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女作战参谋。

当参谋和自己闷在屋子里搞研究又不同了，那得动手，得有两下子。刚开始她打军体拳时声音如蚊子，跑越野也跟不上趟儿，男参谋们自然有话说了，话是现成的：整个一个花拳绣腿。温和一点儿的就说张可你可真是选错了行。张可笑笑，她从不用嘴巴反驳别人，她就是下狠功夫去改变。三个月参谋集训结束时，她这个惟一的女参谋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受到师里的通报表扬。

靠什么？

接下来她带着女子射击队去参加大比武，她用自己的招数训练女兵也训练自己，正式比赛时，自己拿了个手枪 25 米冠军和 50 米第三名，团体拿了个第一。

又靠什么？

我想起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仅有热爱是不够的。

光靠运气更是不行。

当我渐渐了解了张可这些经历后，我就想，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女人，她在军事上的确有才能，或者说有天赋。偶尔我问她一些军事问题，她就会滔滔不绝，也不管是否对牛弹琴。从她那激昂的语气里你完全能感觉到她的那种热爱。倘若她是一个男性，那么毫无疑问，一定会成为一个顶呱呱的军官。可她毕竟是个女性。这就让她的道路成为我，也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路。

数天后我又在野战村见到了张可，一见之下我有些吃惊，怎么几天不见她就憔悴了？甚至有些蓬头垢面。我问她是不是很忙，她笑说已经熬了三个晚上，每天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正在写这次演习的解说词呢。

难怪。我捋了捋她的头发，笑说，你该洗头了，头发都打结了。她爱惜地摸了摸，说可不是，但没有时间啊。再等等吧，最多两天，等任务完成了，我们就一起去县城洗澡。

我知道张可参加演习和我们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是旁观者，她则身在其中。加上她的性格，总是很投入。据说她刚当副团长那年就赶上了一次大演习。那次演习她发挥得很出色，主动向团里建议增加演习中的高技术作战背景，还提出将传统的练兵方法和高技术条件下的练兵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演习中带领官兵大胆采用抗敌高技术兵器，摸索出了高寒山地进攻作战的新战法，其良好效果受到了总部机关

的表扬。

当然也有小花絮。听团里一位领导说，张可在演习阵地上依然保持着女人爱干净的天性。指挥部的帐篷让她收拾得干干净净，还铺上了地板革。但大老爷们儿哪儿顾得了那么多，常常踩着两脚泥巴就进来了。张可就绪在门口，要求他们换了拖鞋再进去。

我问张可是否有此事。张可说，当然。能保持一个好的环境干吗不保持？我说那他们配合吗？张可笑了，说嘀嘀咕咕的，但还是换了。

还有一朵大花絮呢。刚进入演习场地那天，下了雨。张可和几个团领导一起指挥坦克往指定地点集结。道路十分泥泞，坦克要一辆一辆地拖。没想到拖到一半时道路塌方了，张可和几个团领导被困在了山顶上。眼看过了吃饭时间，大家都饿得饥肠辘辘，直吞清口水。这时有人发现在临时的帐篷里有一袋面粉，张可作为惟一的女性，自然义不容辞地挽起了袖子，为大家烙饼。面和好了，没有擀面杖，她就用啤酒瓶擀，然后架上火烙。她一边烙，几个头头就一边抢着吃起来，狼吞虎咽的，让张可很开心。等吃到半饱时团长才发现，那饼还是半生的呢。

不过至今团长他们说起来，还觉得那饼非常的香。

张可把我们请进她的宿舍——一间简易民房，忙不迭地给我们倒水，拿饼干，削水果。我看见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凳子上，打开着，上面是写了一半的解说词。她说她还有个重要任务呢，要写一篇在“十大女杰”表彰大会上的发言稿，演习一结束就要去北京开会。

有意思的是，张可当选全国“十大女杰”的喜讯，是部队到达野战村后传来的。据说当时帐篷区一片欢呼，战士们觉得自豪极了。他们的副团长不但是全国女杰，还排在榜首。张可的领导，一位副师长笑眯眯地告诉我：“当时我一听到消息简直高兴坏了，就好像是我当选了一样，逢人就大声嚷嚷，像个疯子。”

张可如今已成为这支部队的骄傲和荣耀了。

我小声问张可，你们团里有女厕所吗？张可说没有，但她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马上叫来公务员：小杨，去看看有没有“敌情”。小杨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回来报告说没有“敌情”。于是我们三个女人就集体行动了，小杨站哨。我问张可，如果是跟随大部队行进在路途上怎么办？她回答说，没办法，只有不喝水，实在太干了，就用水沾沾嘴唇。我还来不及对此发出感叹呢，她就笑说，这些都是小意思了，不算是困难。

我说，那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她想了想说，是被认可。因为我每走一步都需要被认可。我一时没明白。她说，你看，你是个作家，当你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后，大家就认可你了，以后你再写，只是巩固这种认可。而我却不行。在当一名参谋被大家认可之后，我去读作战指挥系统的研究生，这一来，过去的成绩就不再说明问题了，必须拿出新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让大家重新认可。在硕士生被认可之后，我又来当副团长了，以前的一切又不说明问题了，我又要拿出新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再一次让大家认可。我就是在这样不断被认可的过程中往前走的。

张可的这番话，着实让我对她刮目相看，她不仅在顽强地向着自己的理想走，而且对走过的道路看得十分明白，也十分清醒。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看见张可应该是在电视上，她接受中央台一个妇女栏目的采访，当时她在国防大学读硕士。我还记得她是坐在校园的草坪上接受采访的。她谈了她对女性从事军事研究的看法，表达准确，头头是道。她在读国防大学期间硕果累累，仅完成的著作就有九部。她的毕业论文《论一体化指挥》，以系统的观点阐述了未来作战指挥形态，填补了我军运用系统理论阐述未来作战指挥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的空白，有些内容已被吸收进了新一代司令部条例和作战条令之中。

我再一次感叹，倘若她是个男人……

张可可不像我这么想。女人怎么啦，我就是要做我认准的事。何况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为我的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的确，我已经感觉到了，张可不怕坎坷，不怕障碍，或者说她习惯参加障碍赛，百米跨栏，也勇往直前。就说她当副团长吧。当时让她分管作战训练，她上任即为团队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提出了学习高科技知识要与提高战术思想相结合、与掌握新装备相结合、与训练课题相结合的“三结合”思想。最让她自豪的是，在她的建议下，团里开办了一所军官高科技知识培训学校，采用交叉方法对全团军官进行轮训，她亲任校长，带领学员们学电脑、学英语、学驾驶，当然还学高科技知识，学外军作战理论，搞战法研究。那段时

间，团里到处都能听见琅琅的读书声，到处都能看到学员在一起讨论的情景。学习热潮不仅让军官们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焕发出了—种精神，—种自信和热爱。

后来她的“学生”里有不少考上硕士的，这让她备感欣慰。

回想起来，我上次在团里见到张可时，正是她刚到团里不久、尚未被大家认可的时候。如今，张可已经—步—个脚印地把大家的怀疑和观望变成了信任和敬佩，她终于获得了她期待已久的“认可”。

第三次在野战村见到张可，已是临近演习的日子了。她的解说词已经完成，脸色也恢复了红润。她—见面就问我们，想不想去山里打坦克？我和王曼玲—听兴奋不已，玩儿真家伙呀？太想了！

我们就上了坦克。我和张可乘坐—辆，王曼玲和团长乘坐另—辆。张可嘱咐我不要坐在舱内，否则—颠簸就会晕车呕吐。我便学着她的样子站在坦克的驾驶座位上，两手握着顶盖上的把手。

刚出发时我们还觉得挺威风，等车—进入山谷，威风顿时扫地。无论我怎么用力握把手，怎么努力站稳，身体都像个面袋似的被甩来甩去。坦克倒是威风凛凛所向披靡，上高坡，下陡坎，碾过巨石嶙峋的河滩，坦克上的人可真是受罪了，我几次被狠狠地甩进舱内，爬起来刚站稳又被甩下去。如果不是手握得紧，那肯定就掉下去了。我的两只胳膊被撞得生疼，也没时间去抚摩。回头看王曼玲，龇牙咧嘴的，好像

比我还惨。说实话，我当时真想提出下去算了，我宁可跟着坦克跑。

但终是说不出口。看看身边的张可，同是女人，个子还比我小，体重还比我轻，却稳稳地站着。见我摔得不轻，她教了我一些要领，但没用，我还是站不住。为了减轻自己的狼狈，我就问她，你当初练的时候也很惨吧？她笑说，惨。最惨的是练三步登车，就是三步登上这个坦克。登了摔，摔了登，膝盖撞青了，下巴撞肿了，吃饭都张不开嘴。后来又学驾驶坦克，怎么也扳不动那个操纵杆。操纵杆有30公斤重呢，我就用双手扳。最终还不是学会了！

接下来她又是那句话：这些都不算困难，身体上的苦再苦能苦到哪儿去？我不怕。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我知道她所说的准备，是指许多年前那次她一个人的远行。

1985年，就在她开始写《西方军事思想史概论》前，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她决定一个人独自远行，去西北和东北。可当时她只是个23岁的年轻女孩儿，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她就瞒着母亲，说自己是和同伴一起去旅游。而实际上，她一个人背着行囊上路了。一路上风餐露宿，有车搭车，没车步行，涉过江河，翻过高山，走访边境线，拜谒古战场。行走了上万公里。那次行走极大地开阔了她的视野，锻炼了她的意志。当然，也遭遇了许多来自自然和人类的危险。正是那次行走，为她后来克服种种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让我再一次想说，张可的今天不是靠运气得来的，是她奋斗得来的，辛苦付出得来的。她确实是一个令我佩服的

女人。她对自己所钟情的事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我远远不能及的。

那次远行对张可来说不仅仅是锻炼了意志和胆量，在我看来它还有更深刻的寓意，即预示着她的一生：一个人远行，没有同伴，也没有前人。

再说演习那天。我们也没有白被坦克折磨，终于打上了坦克炮，还打了高射机枪，过足了瘾。晚上脱衣服一看，胳膊上青紫一片，三天后才渐渐消去。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重要的体验，但对张可来说，这样的事早已不足挂齿了。

演习结束后，我和张可成了朋友，彼此尊重，彼此信任。转眼又是秋天，我再次见到了张可。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一位编辑找到我，希望我写一个以张可为原型的电视剧，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我觉得这个女人值得写。为了写电视剧，我又去找她。恰逢她遇到人生的“低谷”：父亲病重住院，自己的工作也遇到了挫折。但张可没有叹一声气，这真让我佩服。她只是很平静地对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要承认失败。我过去总是不接受任何失败，现在我知道了，要承受失败。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能成功的。

张可更成熟了。我想，承认失败对她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台阶。我问，接下来你怎么办？她说，调整自己的心态，走下去。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跳出了一个题目：一个人的远行。对张可来说，此生她都将独自上路，一个人远行。